



名家·走笔

慢慢的,就这样

一位诗人说,“最慢的是活着。”当所有人都在各自的生存中追求速度与时效时,我以为,时间天使更会眷顾缓慢中的事物,那些深长的意味,岁月中的静好,无不是在慢中完成的。

就像晚熟的果瓜,偏得了日月时光更多的关照,不具有独特的香甜,像伊瓦什凯维奇笔下九月的草莓。就像从前的问候,以车,以马,在路上凝聚的喜悦和渴望,那么多天,抵达时积攒得更为醇厚,落入心底便久久不散。就像从前的爱情,慢慢的,用一辈子,只爱一个人。

那些好到极致的事物,无不需要时间的协助,在缓慢中一点点成就。

久负盛名的宣纸,它近千年的手工抄造技艺竟要经过百道工序。每年树叶凋零之后,开始采伐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料青檀枝。那些漫山遍野,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瘦弱的青檀树,在十月的天空下,似乎一直在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,它知道,它注定是宣纸的魂魄。有经验的技师根据树龄和树的生长环境,才能确定砍伐的部位。砍下的青

檀枝条,要先蒸,再浸泡,然后剥皮晒干,加入石灰与纯碱(或草碱)再蒸,去杂质,洗洁后再撕成细条。然后和另一原料——浸泡后的稻草,仔细晾在朝阳的山坡上日晒雨淋,它们接受两百多天日月时光的关照,才仅仅完成原料的初步加工。

“纸寿千年”的盛名必不是轻易获得的,每一张都独一无二。宣纸在书画界独领风骚,同时也成就了国画笔墨山水的盛誉。而那些以简化的现代手段制作的宣纸,不过只保存五十到一百年。

还有我喜爱的葡萄酒。应该说,对一个不善饮的人,我喜爱的不是它的味道。它的清澈与通透,它所蕴藏的内容才使我有入心的好感。葡萄酒所含有的有机化学成分比任何饮料都多,因此被认为比血清的成分还复杂。

有人说,在葡萄酒里,一个人看见了另一个人的心。

葡萄藤必须到一定年头才会地下钻得深入,吸收到更多的矿物质。好酒用的葡萄,葡萄藤要30年到60年的年龄才好。不知道在这样漫长的时光中,它的

根须在无边的黑暗中怎样千回百转,才滋养了丰硕流溢芳香的果实。在法国,做酒最快要9个月,一瓶好年份的红葡萄酒,放到10年以后才有可能渐入佳境,否则就太年轻了。而在瑞士的沃韦,阳光是收敛的,尽管它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,但他们的葡萄酒节,要25年才举办一次,竟是这样的低调而节制。

还有,西班牙天才建筑师高迪,他设计建造的圣家教堂,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。不仅它的设计突破了基督教堂千篇一律的传统格局,在建造时间上,圣家教堂从1882年动工迄今130多年,仍然没有竣工,究竟盖到哪一天,没有人说得清。在现代化进程如此之快的今天,几代巴塞罗那人坚守,努力,圣家教堂却永远在建中。它的壮观与奇崛,它的永不可完成,成就了高迪建筑不朽的魅力。

持久,深远,无疑是这个仓促世界的稀缺。正如一见钟情,如此的快而潦草,所钟的是脸,未必是心。通往内心的路,要经过怎样千山万水般的漫长,才

可以抵达啊。只要抵达,那浮于外相的一切,便忽略不计。

急功好利的尘世之外,大地之上,那些洁白的羊群,悠缓沉默,如同静止,阳光投射在原野上的暗影,是慢,让时光消失。广袤天宇,那些倦飞的翅膀,它们是失语者,却更清楚地知道飞翔的方向。

想起爱尔兰音乐电影《Once》中的插曲《Falling Slowly》

Falling slowly sing your melody

I'll sing along

I paid the cost too late Now you're gone

那么,就这样,让我的生活在等待中,慢慢的,相遇所有。沉静,安然,笃定。⑦2

高艳,散文见于《散文选刊》《读者》《奔流》等,文字被选入多种选本,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、全球“漂母杯”母爱主题散文大赛、徐霞客游记征文等国家及省市奖项,撰写电视专题片《流放宁古塔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,出版散文集《隐秘芬芳》。

□高艳



诗语

点赞新年

□胡巨勇

把一年的掌声和收获交给记忆
把曾经的经历和足迹留给历史
岁月的脚步
又将抵达触手可及的春天

点赞新年

祝福是破晓而生的风景
有着时间的厚度
能唤醒所有的期待和守望
点赞新年
执着是打磨永恒的坐标
有着火焰的光芒
能爆发积蓄已久的能量

点赞新年

用情的笔端为愿景写真
用爱的笔触为信仰抒情
用信心开垦时间的荒地⑦2

(作者地址:湖北省黄梅县蔡山镇)

校园

□张涛

一朵,又一朵,任它凋零,
只有护花的深情。
一点,又一点,任它燃烧,
化作一抔洁白。

一级,又一级,任人登攀,
付出一腔奉献。
一页,又一页,任人摩挲,
留下一阵墨香。

你是冬梅,
你是粉笔,
你是台阶,
你是书籍,
你永远珍藏在我心底,
你是我心中甜甜的蜜。⑦2

(作者单位:卧龙区谢庄乡刘庄中心小学)



情感·深处

奶娘

我是吃奶娘的奶水长大的。

30年前一个初夏的上午,过去老邻居家漂亮姐姐来找我,神秘兮兮地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,我的奶娘,小时候养育过我,十几年来一直在想念我。对于“奶娘”,我一直模模糊糊。邻居姐姐来找我,我觉得诧异,但还是和她一起踏上了拜望奶娘的道路。

那天风和日丽,空气清新,我的心里充满几分好奇。我们从县城往西,蜿蜒的小路伸向郊区,翻过一个高高的山坡,一个村庄呈现在眼前,绿树蓝瓦,小溪潺潺,安静而美丽。

大门开着,那是一个四方方的院落,不大,但很干净,院子里种着一棵小枣树。

“婶,看我把谁给你领来了?”邻居姐姐响亮地喊着。

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子从屋里匆匆走出来,她带着几分惊喜的眼神一下就

裹住了我,我想,这大概就是我的奶娘吧。她拉着我说,眼中闪着泪花,哽咽着说:“孩子,你可回来了,长这么大了,十五年了,十五年没见你了……没变,没变,还是我的小乖乖……”她语无伦次地说着,眼里闪着泪花。可是,我什么都不知道,什么都不记得,只是在被动地感受着她的伤感与爱怜……

奶娘拉着一位中年男子说:“这是你大大……”哦,我听邻居姐姐说过,大大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,小有名气。

见过了奶娘和大大,又见过他们的两儿两女,一番寒暄过后,奶娘提起了当年的话题:“孩子,你抱来的时候才四十天,你妈得了乳疮,到处给你找奶妈。那时我刚生了第一个孩子没养成,正在伤心绝望中,你来到我怀里,我把你当成了亲生。一岁,你就叫我妈妈了,真是我的心尖尖。养到一岁半,你爸妈要来接你走,我说喂

养的钱不要了,还让我领吧。他们来接几次,我都没让走。那天他们又来了,说话间抱起你就走,他们在前面跑,我在后面撵,撵到山坡上,没办法,我在地上打滚儿哭……”她抹了抹眼泪接着说:“你走后那几天,我像丢了魂似的,哭了一场又一场,实在没办法,我到你家去找你。你妈正抱着你,你看见我就哭,伸着小手要我抱,你哭我也哭,我们实在是分不开啊。我趁你妈去买菜,偷偷把你抱跑了,躲到娘家住了好几天。他们都劝我,说是人家的孩子,咋能领领不给了,无奈,我又把你送回去。听说你爸妈到我家找几次,找不到,气得不得了,从此,我再也不敢去你家了……”

我像是在听一个故事,遥远而缥缈,可她,当初是在亲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离别,我不知道这样的情感撕裂要怎样去疗伤……

我们离开时,奶娘全家一直把我送出村子,送上山坡,临别时,还非要给我塞

钱。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,很远了,回望时,他们还久久地立在山坡上……

后来,奶娘到学校去看过我;考上大学后,我也去她家看望过她。之后,我到外地工作,结婚,生子,忙忙碌碌,我们又一次失去了联系。可是,奶娘全家立在山坡上送别的情景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前几年,不知从哪里,奶娘又寻得了我的号码,打电话说想得不行。我从内心也真把她当亲人了,逢年过节常去探望。

两年前大大去世了,奶娘受到沉重打击,又加上严重的类风湿病,奶娘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令我十分揪心。祈求上苍保佑奶娘身心健康,平安吉祥。

有些感情不是拉开了距离就能扯断的。奶娘,我会将这份深情细细珍藏,深深感恩,永世不忘……⑦2

(作者单位:宛城区财政局)

□杨东瑞



书画苑



国画 王斐